

原刊景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44卷



威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威音

第七十二期

威音第七十三期目錄

論說

敬告一般初心菩薩

釋經

普賢十大願王略講

譯述

由生生之意欲而進於智智之自樂

雜記

如法說喻
佛教羣疑雜釋

演壇

且來談談我們的天台宗

新聞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論說

敬告一般初心菩薩

在上一期本刊第五週年結束的時候 畏因居士曾經發表了一段談話 說本刊到了這個七十二期 已經告了一個段落 此後當特別的在一般初機上着眼 殷重的在一般初機上用心 今天恰值這個七十三期刊 正是本刊第六週年的開始 依着我們這個新階段的既定方針 我要先向一般初心菩薩敬告一言 這便算是一個開宗明義的前奏曲

有許多人 聽到「初心」兩個字 便不免加以輕視 以爲「這是最低的佛教學級 猶如世俗的幼稚園一般 他們的知識程度既極幼稚 所可談的 也不過是一些粗淺的教義 不值我們一晒 雖然也有些稟性聰明的人 初入佛門 便能體

會些甚深的佛法 可是三藏十二部裏面 清淨妙理 如恆河沙 還須歷久的披尋 漸次的悟入 我們現方高臥百尺樓上 他們却還在地下呢」 因此之故 對於本刊轉重初機 轉重那接引初機的說法 一定也還要替本刊深加惋惜 覺得這樣由深轉淺 由細轉麤 好像是獅子搏兔 徒然使一般久行菩薩感到乏味 唉 像這樣的觀念 實在是錯了

可是這種觀念 在一般人的心中 差不多也很普遍 不僅這些人對於一般初心菩薩要加以輕視 就是一般初心菩薩對於自己 也不免有些自己輕視 總以為『自己只是一個剛纔發蒙的小學生 在佛教中 既不懂得多少的教義 也沒有多少的修行 可以說 簡直是沒有什麼地位的 那些「擔荷菩提」「擔荷衆生」的大担子 還是在那些先進碩德的肩頭上 那豈是初心所能談得到的呢』

我現在首先要鄭重的告訴諸君 這一初心一兩個字 並不能算是低下 也萬不可漫加輕視

就經教中的深義而言這個初心的境界實在也很高很高的 那大日經裏面

不是也說過幾次麼

經云 『越百六十心 生廣大功德 其性常堅固 知彼菩提生 無量如虛空 不染汙常住 諸法不能動 本來寂無相 無量智成就 正等覺顯現 供養行修行 從是初發心』

又云 『眞言門修行菩薩行諸菩薩 無量無數百千俱胝那庾多劫 積集無量功德智慧 具修諸行 無量智慧方便皆悉成就 天人世間之所歸依 出過一切聲聞辟支佛地 釋提桓因等親近敬禮……如是初心 佛說成佛因故 於業煩惱解脫 而業煩惱具依 世間宗奉 常應供養』

這大日經所說的初心 乃是在三劫瑜祇行中已經超越了二劫瑜祇行的境界那時功德智慧莫不成就 天人世間莫不敬禮 常住不動 正覺顯現 這種境界是何等的高 可是他也還謂之初心 我於今要問那些自命高臥百尺樓上的人 也還

有這樣的高否 如果他現在還沒有達到這樣高的境界 那麼 他自己還有些配
躋於這個初心之列 就是寬容的說 他至多也只是一位初心菩薩罷

不過像這樣的說法 只是就經教中的深義而言 自然還不能使諸君相信這「
初心」兩個字不算低下和不可輕視 因為從淺的事實上說 我們所指的初心 並
沒有這樣高的境界 而實在是那百尺樓下最初踏上一個臺階的人 我於今便當再
進一層從這個最初一步上說

本來佛是「大覺」 是「究竟覺」 也是「無上正等正覺」 所以稱爲「覺
王」 衆生便是「不覺」 與佛有聖凡之隔 於今我這一個衆生 在那生死長夜
沉沉大夢之中忽然發心學佛 這便謂之初心 換句話說 也就是我們衆生的「始
覺」 由這個衆生的「始覺」而達到那佛的「究竟覺」 原也要經過一些階級
便是所謂「相似覺」「隨分覺」等等 可是我們還有一個「本覺」 這個「本覺」
——是說一切衆生的心體 雖被無明遮住 而他的自性 本自清淨 本無生滅

本不搖動 本自圓成 在那不覺之中 也依然有這一個覺在 何況又已經到了這
個始覺的地位呢 我們要知道從法相上講來 雖然有覺與不覺之分 有佛與衆生
之別 而從法性上講來 却是平等不壞 清淨一如 在聖不增 處凡不減 所以
這個本覺 實在是人人具足 個個圓成的 佛法上說 「無一衆生而不具足眞如
智慧」 又說 「一切衆生 本來成佛」 又說 「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 也
就是這個道理 初心菩薩 由「不覺」而轉入「始覺」 由「始覺」而露出「本
覺」 「本覺」既露 在發心真切殊勝的人 且可以立地成佛 而就法性上的妙
理而言 也應當立地成佛 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這一句話 最值得我們
注意 由此我要敬告一般初心菩薩 你們不要太輕視了自己 當知佛教裏面最高
尙的精神 是從法性上見到的平等一如 佛與衆生 尙且不分差別 何況其他
我們正不妨說 我們發心之後便是菩薩 或者再進一步說 我們發心之後便是未
來一佛 這在佛教徒是很可以這樣自負的 萬不可把那些不解平等的宗教來比

把那些世間的學級來比 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 只高高的仰望那些先進碩德於百尺樓上 而自己却謙居於百尺樓下最低一級的臺階 就此輕輕地卸下了那些「担荷菩提」「担荷衆生」的大擔子

並且 我們還要尊重的記得涅槃經上幾句偈子 那偈子說「發心畢竟二無別 如是一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初發已爲人天師 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 是故得名最無上」這就是說 這個始覺 不僅和究竟覺無別 還要比究竟覺難能可貴 我們果然能從大乘菩薩道上發心 自未得度 先求度他 那時勝出二乘 超過三界 應當說 已爲人天的導師 可得無上的尊號 那究竟覺尙不及他的難能可貴 又何可妄加輕視呢

依此說來 從這個最初一步上說初心 這初心兩個字 實在不算低下 也實在不可輕視 那高臥百尺樓上的人 正不應當對他存着幼稚和粗淺的觀念 我佛當說「不輕初學」 又說「不輕未學」 未學尙不可輕 何況已有所學的初學

若是輕視這些初心 便違佛說 便非學佛的人

說到這裏 我想一般初心菩薩 一定還有些徘徊瞻顧 不敢自信 他們多半要愁眉苦臉的道 『從法性上講來 固然可以說『一切衆生本來成佛』 也可以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而從法相上講來 却依然有一個覺與不覺之分 有一個佛與衆生之別 我們這一般衆生的智慧既極淺陋 而佛的教法復極高深 於今要想用這種淺陋的衆生智慧去悟知那高深的佛法 實在是難之又難 譬如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 知的工具既極微劣 知的分量也就渺小 對於那深廣如海 高遠如天的佛法 我們能知得一些什麼呢 就是那些高臥百尺樓上的人 也不免有同一般的感慨 遠瞻巨海 仰睇長天 積數十年的辛勤 終不過探得了一部分 何況我們這一般初心還沒有上得那百尺高樓呢 我們要上那百尺高樓 一定也要先積着數十年的辛勤 多讀經典 多聞法義 從那巨海長天之中 竭盡那一蠡之測 一管之窺 然後纔能略有所得 也在那百尺樓上高臥 可是 我們只要望着那三

藏十二部八萬四千法藏是何等的浩瀚無涯 望着那五教十宗八萬四千法門是何等的深玄莫測 怎不令我們意志頹喪 越趨徬徨呢 我們又怎敢和那百尺樓上的人分庭抗禮呢」

對於這一段話 我有一層極要緊極要緊的意義 要敬告一般初心菩薩 這乃是我今天發表這篇文字的主旨所在 願大家都注意的一聽

在說明這一層意義之前 我要先和諸君研究兩個字 是兩個什麼字呢 這是大家都常用的 一個是「知」 一個是「行」 說起這兩個字 也有很多的研究 我們平常都知道一件事的成辦 一定要有這兩條 在心的方面要能明知這一件事 在身的方面要能實行這一件事 然後纔可以達到成辦的目的 若是打個譬喻來說 知便是我們的眼 行便是我們的足 有眼有足 無往不利 可是在這兩者之間 却有一個問題 就是 知和行兩方面 究竟那一方面要難些呢 究竟那一方面要重些呢 有人說 知易而行難 因為我們常常有所知而不能行 譬如建設

的計劃並不難立 而建設的事業却不易成 所以我們不應愁不能知 但應愁不能行 依此說來 是行重於知 又有人說 知難而行易 因為我們的不能行 常常是由於不能知 譬如機械的運用多極易為 而機械的發明却極難得 所以我們不應愁不能行 但應愁不能知 依此說來 又是知重於行 這兩種說法 原也各有所見 在我們平常的觀念中 正不能判定他們的是非 不過我們也有一個最後的結論 那是衆口一辭 牢不可破的 便是 我們對於一件事 一定是先知而後行 所以我們不管那一方面的難易輕重 總應當先求明知 然後再去求實行 像這樣的結論 我想諸君也是同意的罷 如若不然 也就不會有前面那一段愁眉苦臉的說話了

可是我要敬告諸君 我們學佛 對於這一「知」「行」兩個字的觀念 却是要改變一下的 果然改變過來 便也不會再在這個佛法上畏難而愁慮了

我們應當如何改變這個觀念呢 簡明的說 我們學佛 應當從「行」上去學

不應當從「知」上去學 在學佛的途徑上 雖不說「知」爲輕 却只以「行」爲重 雖不說「知」爲後 却只以「行」爲先 最好的說法 便是在這兩字之中 我們只須單提這一個行字 不必談及那一個知字

這是什麼道理呢 因爲「知」是在空理上了解 「行」是在實際上進修 空理上的了解 只可得著一些空的知見 實際上的進修 纔能得著一些實的利益 那從知字上用功而求得一些空的知見的人 只能算是「佛學者」 那從行字上用功而求得一些實的利益的人 纔可稱爲「學佛者」 一日能行 卽爲能學 百年能知 不爲能學 總而言之 有知而無行 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譬如徒有建設的計劃而無建設的事業 我們又何貴乎有這種計劃 徒有機械的發明而無機械的運用 我們又可貴乎有這種發明 楞嚴經上說「菩提涅槃 尚在遙遠 非汝歷劫辛勤修證 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 清淨妙理如恆河沙 祇益戲論」 又說「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 不如一日修無漏業」 所以我們要說 學佛的

人 應當從行上去學 不應當從知上去學

上來所說這層道理 還是就着尋常的普通情形說的 若是進一層說 學佛上的知行兩字 更有些異乎尋常 不可和普通情形相提並論 就普通情形說來 雖說行字也很要緊 可是知字仍應重視 並且他還居先 我們於今要做一件事 必須先對於這一件事的首尾鉅細 求其完全明知 然後前去實行 纔有把握 佛教却不如是 他的教義 深廣如海 高遠如天 既不容易先求其完全明知 並且絕對不能先求其完全明知 因為澈底的說 這個佛法 不僅是文字言說所不能及 簡直是心緣思想所不能及 這樣不可思議的境界 唯有聖智可以內證 不是我們凡夫的知所能知 我們要知 一定要由我們漸次的行 漸次的得着聖智而證知 不是我們現前這樣凡夫的知就可以能完全明知的 勉强的用我們現前這樣凡夫的知去推詳計較 終於要迷悶不入 而這迷悶不入 還是好的 有許多人 或且由此墮入葛藤 轉成惑業 像這樣的從知上去學佛 是極危險的 並且也決不能達

到目的 圓覺經上說 一未出輪迴而辯圓覺 彼圓覺性卽同流轉 若免輪迴 無有是處 譬如動目 能搖湛水 又如定眼 由迴轉火 雲駛月運 舟行岸移 亦復如是 善男子 諸旋未息 彼物先住 尙不可得 何況輪迴生死垢心曾未清淨 觀佛圓覺而不旋復一 又說 一但諸聲聞所圓境界 身心語言皆悉斷滅 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 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 如取螢火燒須彌山 終不能著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 入於如來大寂滅海 終不能至一 所以我們要說 學佛的人 更和尋常不同 應當只以行爲重 以行爲先 只須單提這一個行字 不必談及那一個知字

話已說明 我便當來解釋諸君的愁慮

諸君所引爲愁慮的 只是望着那三藏十二部八萬四千法藏的浩瀚無涯 望着那五教十宗八萬四千法門的深玄莫測 覺得我們必須先積着數十年的辛勤 多讀經典 多聞法義 從那巨海長天之中 竭盡那一蠡之測 一管之窺 纔能略有所

得就著「佛法無邊」而論 這樣愁慮的發生 原也難怪 可是 這中間所說的 都只是從知上去學佛的事 不是從行上去學佛的事 依着上面所說的道理講來 他實在不是我們學佛的人所重所先的 這一件難事 我們正犯不着攬在身上 那麼 諸君這樣的愁慮 不是可以完全解釋了麼

說到這裏 令我引起無窮的感慨 歷來學佛的人 大都不明白這層道理 總是將這一件難事冤枉的攬在身上 辛辛苦苦 竭力的從那知字上用功 積着數十年的工夫 始終還是鑽不透 所得的結果 也只是成了一位「佛學者」 還不能算是「學佛者」 你看 那些高臥百尺樓上的人 他們所誇耀的 不大都只是些知字上的工夫麼 然而真實的佛法 是要在身體上着手 不是書本上能得到的 是要在腳跟上努力 不是口頭上能得到的 像他這樣的百尺高樓 只是建築在這個知字上 只是建築在空理上 只是建築在書本上和口頭上 也就無異乎一座蜃樓而已 可是迷戀着這座蜃樓 以這座蜃樓爲目標的人 百分之中 可說是佔